

復活

任 蒼 厂 編

自力出版社刊行

內容不佳
有些色情

新書社出版力自

信句錄記傳事生子學活夜極鼓
 封：日家
 幾千海的學故
 的：年科
 年三歲青個的
 青：悶二
 悶言騷煩十異
 煩：個界
 給格盧一世奇神少賽復前南一
 文寫信兩用學一修範尺
 作恭受英一尚
 花對照六百該
 的種格續出
 多
 北
 日
 花
 奶
 奶
 花
 扇
 故
 語

編者：任 蒼 廠
 出版者：自 力 出 版 社
 上海長樂路(蒲石路)七六四弄廿四號
 發行人：趙 齊 良 局
 總經售處：經 緯 書 局
 上海海寧路四二弄六七號

實 價 2.00
 民國卅五年四月出版(版權所有)

故事概說

初，南黑留道夫侯爵於他的姑母家，見一養女摩斯樂娃，因為她的美艷，竟使他動了邪念，事後，他就置之度外了。

摩斯樂娃經此一度春風，竟而懷孕了，因不容於主人，出了她的主人家，去做女婢，但她的美貌，使她不安於職，同時腹中已經足月，就不能再行找事，便在產婆家中，產生了一個女孩，但這女孩不久便死了，她也染了一場大病，等她病癒出來，竟被鴉母所誘，落妓院為妓。後來來了一個商人，他帶了很多的錢，在旅館中徵摩斯樂娃，誘酒因錢露眼，遭旅館侍者之謀害，用一包藥交給摩斯樂娃，去給商人吃下，竟致死了。

索發摩斯樂娃受審的時候，南黑留道夫正做着陪審官，見摩斯樂娃墮落至此，大為感動，就立志要贖他的罪孽，為她免罪，吃了許多的苦，甚至一路跟着她流戌，後來總算免了罪。摩斯樂娃爲了愛他，竟和另一個政治犯結了婚，俾不致破壞南黑留道夫的地位，斷絕了他向她要求結婚的想念。

自己所犯的錯誤

自己戒者

自己犧牲來消除
自己的行為

福音

5.1.

復
活

摩斯樂娃的母親是替人家看管奶牛的，她沒有丈夫，但她有時也過着不規則的性生活，生着小孩，因為這小孩是要妨礙她的工作的，所以常常把孩子不給乳吃，輕易地把小生命結束了。

照例這第六個的女孩子，也給以這樣的命運，但這可憐的小生命竟得着救星了，她母親的女主人——那個年紀較小的老小姐，竟看了她覺得可愛，願意做她的養母，撫養她。

於是這個女小孩就得例外地生存了，但當她長到三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已經和她永別了，可是這不能影響她，她仍然由老小姐養着，生長起來，能夠在老小姐家中讀書，做一點雜事，——這是年紀較大的老小姐使她這樣做的，她在年小的主人面前，是一個養女，但在年長的主人面前，她是一個婢女了。好在她生得聰明，貌美，所以還能夠得着主人的歡心。

也有人給她來做媒，可是她過慣了貴族的生活，不願嫁給窮人做妻子了。當她長到十六歲的一個夏天，那個女主人有個姪兒來作客，他名叫南黑留道夫，是個年輕的學生，家裏很有錢，而且是襲着侯爵的勳位，思想又新，真是一個出色的人物。

有一次大家在屋前的草地上做捉人的遊戲，摩斯樂娃也參加在裏面，南黑留道夫一看見她的美麗的倩影，不禁神往了。

從此以後，南黑留道夫一見她或是想起她，就非常地高興，同時，她也不自在地愛上了這個年輕的侯爵了。

當夏天完了的時候，他也回去了。以後過了兩年，這位姪子出去打仗，順途到他的姑母家裏來，在那裏住了四天，竟把摩斯樂娃奸污了。

原來他已不像兩年前的純潔了，以前他有着高尚的理想；但後來竟變做一個荒淫無度的人了，他本來是不會化錢的，但後來他母親每月給他一千五百個盧布，也不夠他化費了。

這次他看見摩斯樂娃生得更加美麗了，所以就設法和她接近，犯下了奸

送，可是到了第二天，他給了她一百個盧布，管自去了，從此以後，就沒有消息。

時間是很迅速地過去，到了他去後的第五個月上，她已知道有孕了，她的生理上的變化，使她懷羞，使她想到逃避未來的恥辱，因此，她時候她的主人，也不像從前那樣的週到了，她像是對她的主人懷恨似的，有時竟會說出非禮的話來，甚至還請主人把工錢算清。

這自然使老小姐們不快活的，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只好讓她走了。

跑出了主人的家，她就走到一個警察局長的家裏去充當女婢，但因她的羞惡，這個年老的警察局長，竟戀上了她，纏着她，她可把他的愛拒絕了，於是只好出來。

那時候她已經快要分娩了，自然不能再行找事，於是便住在鄉下的寡婦的守生婆的家裏，等到她產後，這個守生婆帶來了一個病人，這病便傳染了摩斯樂娃，使她患了產褥熱，便只好把小孩送到育嬰所裏去，後來這個小孩也就死了。她身邊只有一百廿七個盧布，一百個是兩黑留道夫給她的，廿七個是警察局長那裏賺來的，可是給這個黑心的守生婆騙去了不少，剩下來的好做醫

藥費，等她病好，錢也就用光了。

於是她只好再去找事做，後來在看林人那裏找到了職位，那個看林人第一天和她相見，就愛上了她，可是他是有妻子的，這消息給他妻子知道了，等看林人和摩斯樂娃在一室內的時候，趕過來打她，她也不甘示弱，兩人就打了起來，終於把她趕出門來，連工錢也不給一個。

因此她就到城裏她的姑母家去。她姑母是開着洗衣作的，藉此生活的。她到了她姑母家裏，姑母就請她幫忙在那裏洗衣服，可是她看了洗衣的婦女的辛苦的生活，她就不敢去嘗試了，便決定到薦頭店裏去找女僕的位置。後來被他找到了一個位置，那女主人有兩個兒子，都是中學生，一見了她，就纏着她，那個六年級的大兒子，竟把學業也拋棄了，於是那個女太太只好歸罪於她，把她辭退了。

有一次她在薦頭店裏，碰到了一位闊氣的女太太，那個女太太知道了她是來找事情，就告訴她地址，叫她到家裏去。摩斯樂娃去了，那女太太待她十分客氣，給她介紹了一位著作家，並且說，如果她肯答允，他是不惜金錢的。摩斯樂

娃自然是很高興的，這位著作家就給了她廿五個盧布，還約她不時相見；可是她錢一到手，便就化光了。過了幾天，那著作家又給她廿五個盧布，並且叫她搬到他那裏去；到了那裏，她和一個同院住着的一個店舖總管愛上了，她就告訴了著作家，搬到一間小寓所裏；但不久那個總管也把她拋棄了。

就在這個時候，她吃上了煙，並且慢慢地學會了喝酒了，她想用酒精的力，量來麻醉自己，使她暫時忘記了痛苦。

有這樣一個流浪的美麗的女人，漸漸被一個鴇婆注意到了，由她的姑母認識了她，誘惑了她，她果然被鴇婆的甘言蜜語所動了，便當起夜以當日日以當夜的生活來。她這樣的生活，過了七年，換過了兩家班子，還住過一次醫院。就在墮落後的第八年上，她犯下了一件案子，被監禁了半年，才受到法庭的裁判。

恰巧那法庭上，南黑留道夫也是陪審官之一。開庭的時候，來了三個被告，一個是男人，二個是女人，最後一個女人，就是摩斯樂娃，她一進來，庭上所有男人的眼睛，都轉到她的身上去了，她雪白的皮膚，烏黑的眼睛，和在衣裳底下突出的胸脯，都使人愛不釋眼了。連憲兵看見她走過，也釘着她看，後來知道這是

不應該的，才把頭掉轉來望着前面的窗。

南黑留道夫先還沒有知道，後來首席推事問起她的姓名，才仔細一認，斷定她是從前愛過的女郎，後來他竟把她遺棄了，過去他並沒有想到她，因為這種記憶，使他非常痛苦，使他證明了他的罪狀，並且和他的心直自傲的態度，適成相反，所以他絕對不願意回想這件事。

但面前受審問的正是她呀，他嘆了一口氣想着：『她犯的是件什麼事情呀？』

從告訴狀裏，他知道她犯了這樣的事情：

有個商人叫司梅禮閣夫，在銀行裏拿了三千八百盧布，到摩佛利泰納旅館裏去耽擱，旅中無聊，叫旅館的侍者西蒙去喚一個妓女來陪陪，他就到基泰娃班子裏，叫了摩斯樂娃來，商人一見很喜歡，就和她飲起酒來，還同她到班子裏去吃酒，因為身邊的錢帶得不多，就把鑰匙交給摩斯樂娃，叫她到旅館中去拿四十盧布來，作為開銷，她就替他把錢拿來，交給他，還同他到旅館中去，她因為想早點脫離商人的糾纏，就和西蒙商量，在酒中放下了催眠藥，好讓他睡

着，不料他飲了這酒，就此不醒轉來了，他箱中的錢也化爲烏有了。此事經商人的鄉友提馬行告發，摩斯樂娃和西蒙等三人就都被繫押起來了。

在審問的時候，西蒙和另一個婦人（旅館中的女侍者）都咬定一概不知，西蒙本來是承認到過司梅禮閣夫房內看摩斯樂娃替商人拿錢，到這時候都完全反供了，推得干干淨淨。推事問摩斯樂娃，她也不承認有偷盜他的錢而謀害他性命的事，只有一點，她是承認了，就是她承認西蒙交給她一包藥，她當作催眠藥，放在酒中給商人，但她不知吃了是要死的，所以她也不能承認沒罪。好了，僅此一點，就可以構成她的犯罪的證據了。

在審問的時候，副檢察官却要問長問短，無理地要求讀一些於事無補的檢驗報告，因此，時間延長了不少。

南黑留道夫被這些過去的回憶煩惱着，過去的罪惡，使他萬分的痛苦，他起盡力設法減少他的煩惱，他已不得這個審問早一點結束好一點，但副檢察官好像是和他爲難似的，特意不讓這個審問結束起來。

他懺悔的情緒，使他留下眼淚來，但他恐怕被別人看見，馬上帶上了一副

眼鏡，掩飾起來，趁人家不注意的時候，偷偷地拭了一下眼淚。

好容易審判告了一個結束，主席推事要聽取陪審官們的意見，於是這班陪審官便走入會議室會議起來：

別的陪審官大都主張摩斯樂娃無罪，可是主席陪審官不答允，他依據法律，不能說她無罪。南黑留道夫是深知摩斯樂娃的人的，他知道她決不會做這樣犯罪的事，心裏想起來替她抗辯，可是他又覺得替她說話總有些害怕，彷彿人家都知道他的秘密似的。他內心交戰着，臉上也一陣紅，一陣白地變化着，最後他決定不聽其自然，剛要替她聲辯，另一個陪審官却起來說話了，這話又是他所要說的，於是他就不說了。

雖然有許多陪審官替她辯白，但仍未得到主席的同意，但主席究也不好固執己見，於是改變了一下口氣說道：

「諸位先生，這樣吧——認她為有罪，却沒有劫財的意思，錢也並沒有偷，這樣好不好呢？」

但有幾個陪審官還不贊成，於是主席又加以解釋道：

「結果還是一樣的：既沒有刻毒的意思，又沒有偷錢，那就是沒有罪。」大家都也疲倦，聽主席這樣地解釋，就不加思索地同意了，大家都沒有想到加上一句「沒有謀害性命的意思」的話。南黑留道夫因為太興奮了，所以也忘其所以。

陪審官的意見，就這樣地送到法庭上去。根據了這個意見，於是便把摩斯判流刑四年，西蒙流刑八年，還有一個婦人，罪比較輕點，監禁三年。

當摩斯聽到了這樣判決的時候，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我沒有罪，我沒有罪！」

但已經判決了，推事便宣告退庭，她儘管哭着也是無用的了。

南黑留道夫趕了上去，走過了她的頭，忘其所以的立着等她過來，和她說話，可是她走到他的面前，低着頭過去了，連望也不朝他望一望；他難過得很，他想替她設法，趕上去和首席推事商量，這位首席推事却急於要會他的戀人，便叫他去請律師上訴，於是他又回轉來尋律師，請他幫忙，連律師碍着他的面子，不好推辭，就答允他明天去把索卷取來一看，到禮拜四可以給他回音。

他雖然這樣替她做下了一件事，可是心中老是不安，他甚至走到愛慕他的情人的家裏，也覺得暴躁不安起來，回到家裏，也是這個樣子，於是在室中獨自踱着，想起過去和她的情形，想起了從前的他和現在的她的不同，也正和教堂裏的摩斯樂娃和現在犯罪受審的摩斯樂娃不同。

他想怎樣對於摩斯樂娃的罪惡磨平？拿金錢去買囑律師叫他去減去她的流刑麼？他又想到他臨走的時候，塞錢給她的情形，不禁恨着金錢的萬惡！

於是他決定改過自新，把自己污穢的靈魂洗刷一下，從今天起實行新生活，他很堅決地對自己說道：「對於摩斯樂娃我是一個惡徒，我應該向她要求饒恕，在必要的時候，我還應該娶她。」他向上帝作下禱告，希望上帝能夠給他幫助。他這樣地一把主意打定，好像自己是得救了，他覺得熱得很，推開窗，望着月光下的樹影，呼了一口新鮮空氣，彷彿他心中也受到一種新鮮之氣，不覺贊美起上帝來了。

那邊摩斯樂娃到了晚上六點鐘的時候，才回到監獄裏去。她在石子路上走了十五俄里，平素從來沒有這樣走過，因此走得異常吃力，兩腳發痛，肚子裏

又沒有進過食，餓得很，再加受了這樣嚴厲的判刑，真使她痛苦非凡。

當她坐在囚室裏等待審判的時候，她總看見那些男人，假裝着來做什麼事，走到門口來，或是一直走進室中看她一眼；不料那些男人忽然無緣無故地會把她判決流刑，而她實在沒有犯這些罪的話說了起來。她竟被他們說得哭了起來，但哭了不久，她也就停止不哭了。她只呆呆地坐着，等候送到監獄裏去。她現在只有一個希望，就是有烟抽。後來她從衛兵手裏，接到了三個盧布，這錢是基泰娃班子裏女主人送給她的，她接了錢很高興，因為這錢能夠給她現在所希望的一件事。

在路上她託一個衛兵買了一些麵包和香烟，可是在路上是不能抽香烟的，於是她只好把這個希望忍耐着。

到了監獄裏，恰巧裝來一大車的犯人，這羣老少的犯人都給她的美麗的面貌迷住了，大家就在監獄門口和這女犯人搭訕起來了。引動了監獄副官跑了過來，問她是那裏來的，可是她懶得說話，幸而解她來的衛兵替她說明，這才把她交給管獄長，她把煙盒麵包塞進了竟被她混過了，回到她早上出來的獄

室裏面。

她住的那間囚房是一間長屋，有兩扇窗，用舊木板搭着一張床，對面放着一尊黑色的神像，在她面前放着臘燭和一束鼠麴草，門旁有一塊黑木板，一個穢水桶放在上面。這屋子裏共有十五個人——十二個婦女和三個小孩。

這裏面的婦人有的在做着針黹，有的在窗口望那進來的男犯人。門一開，摩斯樂娃走了進來，大家便都望着她。囚中有一個叫哥拉伯娃的，從眼睛裏用懷疑的目光望着她，用洪大而破碎的聲音說道：

「啊，你回來了，我還以為你一定可以判決無罪呢。」

說着，她把眼鏡除下，把所縫的東西放在床鋪上面。

還有一個以愛護摩斯樂娃自任的費桃西也用可憐的語氣問道：

「你已經定罪了麼？」

摩斯樂娃並不回答她們，却默默地走到自己的床邊，坐在鋪板的上面。她靜了下來，看着這裏的同情她的面色，又回想到今天的遭遇，禁不住又要哭了，連嘴唇也顫動了起來，但她還想竭力地制住，後來看到那領着小孩的

老太婆的可憐的「嘶嘶」的聲音，都禁不住抽抽咽咽的哭了起來。後來她就告訴她們，她受了四年徒刑的判決。

那個鐵路守護婦也說：

「小烏兒，這個世界無所謂公理，他們要怎樣，就怎樣。我們猜你一定能夠宣告無罪的。」

哥拉伯娃感慨地說：

「一切都因為沒有錢，如果有錢，雇一個好律師，一定是可以脫罪的。」
綽號「小美人」的也走了過來。

「那怎麼能夠，他們沒有一千盧布是不肯替你做事的。」
販私酒的婦人也說道：

「他們全是這樣的。」

說着，向小姑娘看了一下，把襪子放在一邊，拉她女兒到腳跟前來，用手撫摩着她的頭，一面還說道：

「他們問：爲什麼販酒呢？可是不販酒，叫我用什麼來養育兒女呢？」

這話引起摩斯樂娃喝酒的念頭，她煙已抽過了，就想喝一點酒了，就向在獄中賣酒的哥拉伯娃問道：

「酒有沒有？」

說着用袖子拭着眼淚，還輕輕地抽咽着。

「燒酒麼？把錢給我，自然會有的。」哥拉伯娃這樣地回答她。

摩斯樂娃把鈔票從麵包裏面挖了出來，交給了哥拉伯娃，她雖不認字，却由認字的「小美人」證明這是值二盧布五十戈比的鈔票，便就爬到透氣桶那裏取出藏在那裏的一瓶酒來，那些不和摩斯樂娃床位接近的女人，就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她就爬到牀上，把衣裳上的灰塵拍去，吃起麵包來，還請同室的人吃酒，等到酒吃到肚裏，胆子就壯了起來，把審判的情形講了出來，一邊還痛罵那個檢察官。

她還把那些男子永遠跟着她看，有的還故意走到囚室裏來看她的情形也講給她們聽了。

一個紅髮的女人也藉故走了過來，摩斯樂娃知道她的來意無非想喝一

點酒，就倒了一杯給她，哥拉伯娃却有點看不過，說你要吃酒就爽爽快快的說，何必說這些你不說人家也知道的話；這話引起那個紅髮女人的不快，兩人就相罵起來了，繼之動武了，這樣紛擾連外面知道了，女管獄官跑了過來，她們兩個還是嚷着，分辯着，告訴着。

那個女管獄官說道：

「我知道你們全是爲了一點酒，明天我去告訴獄長去，讓他來的收拾你們。」

雖然管獄官叫她們安靜下來，可是也辦不到，她們還是在對罵着，並且互相把事的起因告訴着，等到管獄官去了以後，還是不能安靜下來，直罵到大家睡熟爲止。

*
*
*
*
*

第二天早晨，南黑留道夫醒過來時，心中十分忐忑，他心裏所想的，只是些摩斯樂娃和法庭，他想以不應該說謊，應該講老實話，於是他打算到監獄裏去，去對她說，要求她原諒，如果在必要的時候，他還打算娶她。這個爲滿足道德上

的要求而犧牲一切，以要她的思想，在今天早上，特別地活躍。

當他的老女僕走進來的時候，他就告訴她，他用不到這樣大的房屋，也用不到這樣大的房間，也用不到這許多僕人的幫忙了；女僕不以為然，她的意思就是他到外國去，回來的時候，也還是要的；於是他就和她老實說，把在法庭上看到了摩斯樂娃的情形告訴了她，並且還承認她的犯罪，是他害她的，因此他要改變他的計劃，盡他的力量，去幫助她。

這位老女僕却以為她沒有罪，人家也都是這樣做，到後來也就慢慢地忘記了，所以勸他快快樂樂地過活，不必把這事引為己罪的。她並說：聽說她——摩斯樂娃——以前墮落得很厲害，那末這是那一個的罪呢？最後她並說，如果用不到她，她的姪女正在叫她咧，不過她因為受老主母的深恩，所以勸他不必把這事放在心上，大家全是這樣的呀。

這個勸告沒有發生效力，他的意志已經決定了，他覺得非這樣做不可？

南黑留道夫於是到了法庭，問昨天的承發吏，誰有權力可以允許和犯人相見，這位承發吏很誠懇地告訴他這個權力是屬於檢察官的，於是他去要求

檢察官，甚至把自己犯罪的事也告訴他了，好容易才得着檢察官的允許，得到了通行證，匆匆地走到臨時拘留所，可是那裏沒有摩斯樂娃，監獄長告訴他也許在舊待審監獄裏面，於是他又跑到那裏去。從臨時拘留所到待審監獄的距離很遠，等他到了那裏，天已夜了，他要走進裏面去，門警不給他進去，却走出來了一位獄官，告訴了他沒有獄長的命令是不能進去的，於是他又跑獄長的家裏，偏巧獄長又不在家裏，由獄長的女兒告訴他，副獄長現在辦法叫他，和副獄長去說，於是他又回到了監獄裏，去見副監獄長，那位副監獄長告訴他：這是臨時拘留所的通行證，此地不能通用，並且時間也遲了，他並且告訴南黑留道夫：明天十點鐘無論何人都准相見，你可以來。

他只得煩惱地回到自己家裏來。

在這天晚上，摩斯樂娃好久不能入睡，他想如果冲軍到那邊去，她無論如何也不嫁給囚徒的，碰到管獄官，副管獄官，那末便可以委身事之的。

她想起在基泰娃班子裏的那個學生，想起那個打架的可憐的紅髮女人，

想起麵包師前次給她餘多下來的麵包，她想起許多人，可是無論如何也想不起南黑留道夫。

從那天恐怖的夜上，到南黑留道夫從戰場回來，並不到他姑母家來的時候，她就對他絕念了的。

那天晚上以後，她想和南黑留道夫見面，有一次她知道南黑留道夫要到彼得堡去，必須經過她那裏的車站，於是決定到車站去看他，在一個秋天的晚上，她冒了風雨，跑到車站上去，好不容易她等到了火車開進了站裏，她就依着月台尋去，尋得頭等客車裏，有兩個軍官對坐在天鵝絨的椅上，在玩紙牌，她看見嘻嘻地笑着的正是他，用手打着窗，把頭面放在窗玻璃上，可是這時候火車已經要開了，輪軸也在轉動，慢慢地蠕動了，她又打了一下窗，可是裏面的人非但沒有理會，反而把窗放下了，終於火車也開動了，她跟着火車跑，其先是頭等從她的面前飛過，其次是二等，其次是三等，她一直追到貯水池那邊，車輛早已離開她很遠了，她不由得哭了起來：

「竟走了啊！」

她想在軌道上尋死，可是她腹中的孩子動了起來，才打消她的死念，悲傷地回到家裏。

從那天以後，她把他從記憶中搯去了，同時心理上發生一種變化，使她成為現在這樣的人。

第二天，南黑留道夫到獄中去的時候，裏面正在做禮拜，等到裏面做好了禮拜，監獄裏才把探監的人放進去，門旁站着一個管獄官，他一邊點着進去的人數，一邊在進去的人的背上，拍了一下，南黑留道夫的背上也吃了這一擊，這一記生活很使他覺得可恥，但他想起了到此地來的目的，也就忍受着了。

他跟了一羣人進去，那個屋子用兩面網分做三截，一面是囚犯，一面是探望的人，中間空着一條很闊的走廊，監獄官在走來走去。因為距離過遠，大家把臉都和鐵絲網貼得很近，講的話，因為要使對方聽得見，所以發音很大很響，大家都要使自己的話傳到對方去，變成一片轟轟的巨響了。

這裏是男犯探望室，他知道走錯了，問了路，走到女犯的那一面。摩斯樂娃

正立在一個女犯的後面，聽她們談話，態度是非常地自然。
南黑留道夫一見了她，心中就立刻跳了起來。一個女管獄官走了過來問

道：『你要看哪一個？』

『看摩德琳·摩斯樂娃。』他胆怯地說。

女管獄官便喊道：

『摩斯樂娃，有人找你呢。』

摩斯樂娃便從兩個女囚身邊擠了過來，看着南黑留道夫，露出驚訝的目光，她並不認識他；不過看他穿得很闊氣，知道他是一個有錢的人，便對他笑了

一下，說道：

『你有什麼事？』

南黑留道夫遲疑了一下，輕聲說道：

『我願意見你——』底下的說話，被傍邊的喧鬧聲掩沒了。

摩斯樂娃可沒有聽得他的說話，他雖立在那一邊說着求她饒恕的話，可

是她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只覺得他有些面熟，不過一時想不起他是誰了。他實在感動得很，他被良心所譴責，竟立在一旁，默默地飲泣起來了。正在揩拭眼淚，獄長過來問他為什麼他說離開得很遠，說話聽不清楚。獄長看他是一個體面的人，就給他一個方便，把摩斯樂娃叫到外面來，讓他們在一起談話。

南黑留道夫就在牆傍的椅子上坐下。摩斯樂娃對副獄長懷疑地看了一下，聳了聳肩，跟着南黑留道夫走到椅傍，整理着裙袴，在他身傍坐下。

南黑留道夫含着眼淚說道：

『我知道你很難饒恕我，如果不能把過去的事情改正過來，那末我願盡我的能力去做，請你說——』

摩斯樂娃並不回答他，只用一隻眼睛斜了他一下，問道：

『你怎麼會找着我的？』

『前天法庭上審你的時候，我正當着陪審官，你竟不認識我麼？』

『不，不認識了。』

『聽說你曾生得一孩子？』他問的時候，覺得臉上燒了起來。

摩斯樂娃避開他的眼光，狠狠地說道：

「當時就死了的。」

「爲什麼緣故呢？」

「我幾乎也病得死去。」

「怎麼姑母會把你放走？」

「丫頭大了肚皮，還有誰肯留呢？這些事情現在也不必談了，我早就忘了。」

所有的事情都已終結。」

「不能終結，我不能聽它這樣，我現在打算替自己贖罪。」

「這又何必呢？所有的事情都已成爲過去了。」

她忽然看着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這是南黑留道夫所意想不到的。

摩斯樂娃簡直想不到見他，尤其是她在監禁的當兒，所以他的出現，是使她驚愕的，使她死去的記憶又活了轉來。她想現在的南黑留道夫，已經不是從前的他了，他也不過像平常想利用像她這樣女人的一個男人吧了，所以使她想到，像她這樣人，也應該利用他，於是她沉默了一回，想怎麼利用他的法子最

後她說：

『所有的事情都已完結了，現在已經被判決徒刑了！』說到後一句話，使她要哭出來了。

『我相信你是無罪的。』

『當然沒有罪，難道我是賊和殺人犯不成？我聽說這些事情全在於律師，不過要化費許多錢啊。』

『是的，我已經請過律師了。』

『不要肉麻錢，應該請一個好律師。』

『是的，我必定盡力去做。』

兩人靜默了一回。她又微笑了一下，說道：

『我想求你給我一點錢，不要多，只要十個盧布好了。』

南黑留道夫就應聲「是」，掏出皮篋子來。

她迅速地看了那個獄長一眼，見他正在獄室裏來回走着，就即說道：『在他面前不要給我，等他走了再講，不然的話，要被他搜去的。』

南黑留道夫把皮篋拿在手裏，獄長恰巧回過身去，他拿出了鈔票，正要遞給她，這位獄長又回過臉來朝着他們看，所以他來不及給她，只好握緊在手裏，當時南黑留道夫看了她十分污穢腫脹的臉，和她這樣墮落的樣子，他心中又動搖起來了，他想把現在身邊所有的錢，都給了她，從此和她斷絕，但一回他的良心又發現了，馬上就把這個念頭打消了，於是他又鄭重地說：

「摩斯樂娃，我來求你饒恕，你却不同答我，究竟饒恕我了麼？」

她好像沒有聽得他的話，只一會兒看着他的手，一回兒看着獄長的人，當獄長回過身去的時候，她馬上把南黑留道夫拉了過來，把鈔票取出揣在懷中。她這才一邊笑着，一邊說道：

「你說的話很覺奇怪。」

他想用他的力量去感化她，希望她不要做現在這樣的人，於是說道：

「摩斯樂娃，你爲什麼這樣說話？我認識你，記得你還在判諾華的時候——

她皺着眉頭，恨恨地說道：

「這些舊事還去想它幹麼？」

她已經把錢拿到手裏了，對於他的說話，實在有點厭了。

「我想着這個，爲了贖取自己的罪孽，摩斯樂娃——」他打算要她的話說出來，可是一和她的眼光會合，她的眼光裏好像有一種極可怕極呆笨的東西，使他不能說出這話來。

探望的時間已經到限了，獄長便把這個意思通知南黑留道夫，他於是立起身來：

「再會，我本來還有說話和你要說，可是現在來不及了，讓我下次再來談吧。」

說着，他伸出手來。

她也伸出手來，可是並不緊握，只笑着說：

「好，你來吧。」

隨着就搖了搖頭，走到柵欄那邊去了。

✻

✻

✻

✻

南黑留道夫以爲摩斯樂娃一見了他，一定能夠感動，回復從前的她；但是等到相見以後，却只是現在的一個摩斯樂娃了，這是使他認爲驚異的。她不但把自己的地位爲可恥，還彷彿很滿足似的。

他走出門來，心裏想道：

「我今天竟把重要的事情不和她說，我沒有把我要娶她的意思告訴了她。」

可是他以爲終須這樣做的啊。

他打算變更自己的外部生活，把房屋租去，僕役遣散，自己過着學生的生活，可是這一層竟也不能做到。他又想道：現在要改變是很難的，就暫時不必去改變它了。

在法奈林律師訂定的一天，南黑留道夫就去了。法奈林彷彿對他特別似的，顯出他是很替他盡力的樣子，把上訴狀讀給他聽，叫他到助手那裏去拿騰清本，他就在助手那裏拿到了騰清的上訴狀，付給一千盧布的律師費用，把這狀子拿到獄中叫摩斯樂娃去簽字。

他在桌子的對面看清了她的浮腫的面部，眼角，嘴角上的皺紋，就愈加覺得她可憐了。

他先叫她在狀子上簽好了字，然後對他說道：

「我打算贖自己的罪，不用言語，用事實來贖罪，我決定娶你。」
她的臉上突然變成恐懼的樣子，皺着眉頭說道：

「這個還有什麼用呢？」

「我覺得在上帝的面前我應該這樣做。」

「哪裏還能找到什麼上帝呢？如果那時候記得了上帝，那就好了。」
說着她開着嘴，靜默了好一回。

南黑留道夫現在才覺得從嘴裏發出了一股強烈的酒氣味，便明白了她這樣興奮的原因，就安慰她說：

「你安心着吧。」

「我用不着安心的，你以為我喝醉了麼？我就是醉了，也能記得自己的話。」她說話的聲音，愈加迅速起來，臉部也紅了起來：「我是犯人，你是貴族，你

不必受我的污辱，你快給我回到侯爵女兒那邊去吧，至於我的價值，不過只值一張紅面吧了。」

南黑留道夫被她說得戰抖了起來，他輕聲說道：

「無論你怎樣說，你也不能夠設想我覺得自己對於你的罪的程度。」

她很惡意的譏笑着說：

「哼，覺得自己的罪？那時候倒並不覺得，只把一百盧布塞在人家手裏。所

以——

「不錯，我知道，但是現在有什麼法子想呢？現在我決定不離開你，你怎樣說，我就怎樣去辦。」

「我以為這是決不可能的。」

她說罷，用大聲笑了起來。

他為表示他的決心，上前去握她的手，叫了她一聲。

她抽脫了手，發起怒來：

「請你離開我，我是犯人，你却是侯爵，不必在這裏擾我。你想借我使自己

得救？——』說到這裏，她索性把心中要講的話，都說了出來：『我實在厭惡你，你的眼鏡，你的臉孔，我都不高興看，你去吧，你去吧。』

她一邊說着，一邊蹣跚起腳來。

這樣子惹得管獄官來干涉了，經南黑留道夫的請求，他才走了開去。

南黑留道夫站在她的面前，不知怎樣好，一會兒又說道：

『你不相信我呀。』

『你要想要我，那是決不能成爲事實的。我告訴你，我寧可自己絞死的。』

『但是我終願意替你做事。』

『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過我不要你的幫助，唉，我當時爲什麼不就死了呢！』

說着痛哭起來了。

南黑留道夫也流下眼淚來，竟也說不出什麼話來。

她抬起頭來，望着他，好像很奇怪的樣子，一邊就用手帕去揩流在臉上的

眼淚。

那時管獄官又來催他們時限到了，南黑留道夫就說道：

「你今天精神很受刺激，明天我也要許再到這裏來，請你好好地想一想吧。」

摩斯樂娃不回答，也不看他一眼，低着頭隨着管獄官竟自進去了。

南黑留道夫從獄中出來，心想她竟墮落到這個地步了，這才明白他的罪孽的重大，她的罪惡，完全是由他誘成的啊。

到了第二天，他又去看摩斯樂娃，獄長對他說，因為他私自給了她錢，使她吃酒鬧禍，所以禁止她接見了。

在兩星期內摩斯樂娃的案子，就要提到大理院去了，南黑留道夫便想到彼得堡來，倘若上訴不成，那末便要控告到皇帝那邊去了，這是律師的主意，依律師的意思，上訴的理由十分薄弱，恐怕沒有什麼結果，但上訴一失敗下來，摩斯樂娃這一批犯人就六月初上就要解出去了；南黑留道夫要同她到西伯利亞去，所以必須把他的田地，作一個結束，收拾收拾，才好預備動身。

*

*

*

*

他決定先到科司敏司奇去，因為他的進益的大部分都在那邊。他想把田
地用最低的租價租給農夫，使他們受着些好處，這樣對他將來的生活也不致
受影響，對農夫也多少是給一點好處給他們。

就在一天下午，他只僱了一輛車子，很簡樸地到科司敏司奇去。
那個車夫很年青，喜歡和他的車客談天，他講起科司敏司奇的管家，怎樣
有權力，怎樣揩油撈外快，却不知坐在車子上的就是這管家的主人。

南黑留道夫到了科司敏司奇，翻了一下賬簿，就把他的意思告訴管家，管
家却不贊成他的意思，因為損失太大了，但南黑留道夫是抱了決心來的，便不
顧管家的反對，叫管家在次日把所有田產的農夫召集攏開一個會，把他的意
思告訴他們。

第二天他起身的時候，外面網球場上，集合了許多農夫在那裏了。
農夫們起先叫他們要還租，有點不大願意，後來知道租價還不貴，他們才
有點答允的樣子，直到南黑留道夫讓到無可再讓了，才訂定契約。

南黑留道夫雖然已經犧牲了自己的很大的利益，可是一班的農夫，沒有

一個臉上是顯出滿意的。

他又到他姑母遺贈給他的田產那邊去，也想照這樣子去把田產租給農夫，順便去探聽一下摩斯樂娃的事情和小孩子的事情。到了那邊地方，第一使他吃驚的，便是房屋已經頹敗得不堪了，只有一個花園裏面的樹顯得更茂盛了，那棵和摩斯樂娃捉迷藏的丁香樹，還依然留在那裏，而且更加高大了。

他從年青的管家口裏，探聽出摩斯樂娃的姑母的住處，那個管家還願意陪他一同去，他却婉辭謝絕了。

他穿過田野，尋到了摩斯樂娃的姑母那裏，那姑母見了一個不速之客，很露出蔑視的樣子，後來南黑留道夫告訴她他是近地的地主，這才使她恭敬起來，從她嘴裏，知道孩子出世未久就死去了的。

他在路上，碰到一個乞婦，抱着一個全無血色的孩子，覺得很可憐，便給了她十個盧布，那個婦人剛走，接着又來了一個婦人，抱着小孩，求他幫助，他把身邊帶着的六十盧布，完全給了她，這才頹唐地回到總管家裏，來總管含笑報告他說，農人們在晚上可以集會。

現在各種事情，在他看來都已非常明瞭，人們竟累得要死，但他們竟已習慣成了自然。那些窮苦的人，只有田地能夠養活他們，可是田地都給地主們奪去了。他想起從前在國立學院的科學社裏，在報紙上面，高談闊論人民窮苦的原因，和改良他們境遇的方法，但卻沒有把那些真能使他們過着光明的生活，把田地還給他們這一種實在方法論及。

晚上他先把自己的意思告訴給總管聽，但是總管却不明白他的意思，經他明白解釋，打算把全部財產捐棄，不禁使總管長嘆一聲，可是復又笑了起來，他打算從中撈一點外快，但一想這也是不可能的，不禁使他發愁了。

南黑留道夫就在總管家裏吃過了飯，和總管談了一回，便走到農夫聚集的地方去。這裏的農夫，比起科司敏司奇來，却還要灰色。他就把自己的意思，告訴給他們，叫他們自己定價來租田地，把所得的租金，就作為公共的基金，仍舊施用到他們身上。但是農夫們却沒有一個露出高興的面孔，相反地，都露出不快的神氣，他們以為地主的一切行動，都是一種詭計，對於他們自身，都是不利的，他們積了好幾代的經驗，證明地主們常常算計自己的利益而損害他們的。

所以當地主們開一個會召集他們，分明又是一種欺詐的行爲，他們把南黑留道夫也不加什麼考慮，就直覺地斷定他的來意是對他們不利的，但他們不敢對於地主加以難堪的言語，使他羞恥。

南黑留道夫的意思，以爲農民大概是嫌租價高貴，所以不肯答允下來，因此說道：

「你們究竟要怎樣的租價呢？」

農民中有幾個回答他說：

「我們怎麼能夠定價呢？田是你的，權力在你手中！」

「噫，這誤會了，你們仍舊可以在公共的需要上去用這筆租錢的。」

總管帶着替他解釋道：

「你們還沒有明白，侯爵的意思，正要把田租給你們，把所得的租錢，再來還給你們，做一種公共的資本呀。」

但是他們有一種過去的經驗，使他們的思想堅定不移，以爲地主們的貢獻，都是有計劃使農民吃苦的，這種思想，就可以用一個沒有牙齒的老人來代

表，他垂着眼臉說：

「這辦法有點像銀行，須要定期付款，這就夠困難了，要把我們所有的一切全都破壞了！」

尤其是南黑留道夫要叫他們在租約上簽字，差不多引起全部農民的反對了。

最後南黑留道夫竟沒有方法可以使他們把自己的意思了解過來，就叫他們回去考慮一下，明天再給回音。

這場會議便沒有結果，隔了一天也沒有有一個農人來給回音。

但他對於農民的反對，却並不覺得煩惱，反使他引以為安慰的。他決定把全部田地完全送給他們，叫管家去召集幾個聰明的農夫來，解釋給他們聽。

起先農人們還懷疑，就是把田地白送給他們，還是沒有好意的。內中有幾個比較明白的農夫，却認為這是沒有欺騙的，並向他們中解釋，於是這七個農民才敢一同來。

那夜上他因為思慮過度，所以直到天亮才能入睡，等到醒來，他覺得時候

已經不早了。到了吃過中餐，七個農民由總管領到菜園中集會，於是便談話起來了，他說，私有財產是不合理的，因此，他要將田地送還給他們，這是農人們聽得下的，於是便商量分配的問題，依人口分配，還是什麼？並且對於田地的肥瘠，應該怎樣處置？他叫農人回去商酌，再來給回音。

他們就答允着去了，第二天他們就停了工作，專門來討論這件事，其中可以分做兩派，一派是認為有益的，另一派却仍舊担心，害怕到了第三天，他們才都同意了，就派了幾個代表，來見南黑留道夫，算是把他的意見接受了他還捨了許多錢，做了許多對農民有益的事，因此農民的信仰遂愈加堅定了。

做了這一事件，南黑留道夫的心境，甚為安樂，他路過沿路的城鎮，也都覺得新穎特別，到傍晚的時候，才回到家裏。

他到了家裏，見僕役們爲了些細故，拌着嘴；他屋子裏的東西，雖已空了，可是到那屋子裏去的道路上，却塞滿了許多箱子和筐囊。他自從在農村得到了農夫的愁苦生活的印象之後，對於這種行爲，便覺得討厭，所以他決定第二日搬到旅館中去住，那些屋中的傢具，任僕役們怎樣好便怎樣擺列去吧，等到他

姊姊來了，再來作一個結束。

南黑留道夫一早就離開了家中，在一家費用很賤的旅館中揀了二間房間，這地方離開監獄也很近，就在這裏住下，吩咐把他的東西送到那裏，自己便就去見律師。

因爲是大風雨之後，天氣轉冷，他穿了一件很薄的大衣，便有點覺得寒氣向他進襲，他就快步奔走，希望得着一點和暖。他心中充滿着對於農夫們的思潮，想到婦人們孩子們老人們的窮況，尤其是那腿肚沒有肉的小腳的嬰孩，一見着城中的景象，他不由得拿來比較一下，他看見商店裏的夥計，那種潔白豐滿，精神奕奕的樣子，像是初次看見似的，在鄉間這樣的農夫一個也找不出。

他在路上想不到碰着了十年不見了的老朋友沈寶克，但他因爲心中有着別的事情，所以推却他的老友吃飯的邀請，趕到律師那裏。

到了律師的家裏，他因爲上次去看摩斯樂娃時，有的是囚犯自己要求他的，有的是由摩斯樂娃轉要求他的，叫他去替他們鳴冤，回復自由，他就一五一十地對律師講了起來，弄得律師也笑了起來，打趣他說道：

「我爲你簡直變成一個水管了，好像放水的龍頭，獄中所有的痛苦，都從此奔出來了。但是這未免太多了，你也管不到許多呀。」

可是南黑留道夫不因此打消他應做這事的勇氣，他還是認真地說，他們實在太冤枉了，叫律師替他辯冤，救他們出獄。

律師便和他談些法律上的司法者的偏執，因爲他們有權力可以置人於法。但是南黑留道夫可不能相信，他這不懂世故的話，引起律師的哄笑了。

從律師那裏出來，他想到監獄裏去，可是去的路很遠，時候也已不早，所以他就雇了一輛馬車，那個車夫也是農人，從談話中間，他知道這個農人也受過大地主的壓迫，爲了生活，他才到城裏來的，可是城裏的人那麼多，使他沒有插足的地方。他聽了這話，心中又有點難過起來了。

南黑留道夫到了監獄裏，便問摩斯樂娃，管獄官便告訴他，她已在醫院裏了。——這也是他替她向總督要求得來的。

到了醫院，這院裏的看門人，是個很仁慈的老婆婆，她就問他要見什麼人，他就告訴了她，要見摩斯樂娃，她聽了便引他到兒童看護室去。

在道上遇見了一個少年醫生，很嚴厲的問南黑留道夫幹什麼？並且對他說：『這是兒童看護室，沒有婦人的。』

南黑留道夫很客氣地說：

『是的，我知道。可是有一個囚婦曾派到這裏來的充當保母的助手的，可有？』

『不錯，這樣有兩個，不知你要見哪一個？』

於是南黑留道夫便告訴他要見摩斯樂娃。那位醫生便顯得很客氣的樣子，命女僕去喚她來。

不多時，摩斯樂娃穿着綠色柳條的衣裳，裹着白淨的圍裙，頭上裹着一條毛巾，把頭髮覆沒，她一看見南黑留道夫，就面上起了紅暈，停止了脚步，立着猶豫了一回，她皺了皺眉頭，眼睛朝地下奔了過來，走到南黑留道夫的跟前，她不期然而然地伸出手來給他，面上也愈加紅艷了。

他今天看出她的樣子，已和前天不同了，好像她有點悔恨的樣子。他就把在判諾華姑母家裏尋得的照片，交給了她，並且告訴她，關於她的案子，他就要

到彼得堡去遞上訴狀了。

她用深黑的眼珠很詫異地望着他，便蹑蹑地把照片揣在懷中了。

南黑留道夫告訴她：

「我在那裏見了你的姑母。」

「你見過了麼？」沒有引起她的注意。

「你在這裏很好麼？」

「嚶，是了，很好的。」

「不十分棘手麼？」

「不！有些事是我做慣了的。」

「我很替你高興，無論怎麼樣，這裏總比那裏好一點了。」

「那裏——比什麼地方？」她的臉又紅了起來。

「那裏——監獄裏。」

「爲什麼好？」

「我想這裏的人總比較好點。」

「那裏也有許多好的。」他又繼續說道：「今天我就要到彼得堡去，你的案子不久便要下來，我希望你的判決便可廢棄。」

「廢棄不廢棄，現在是一樣的了。」

「爲什麼「現在」？」

「這樣——」以後的回答她就用眼光向他注視着。

南黑留蓮夫明瞭她的意思，是要試試他是否仍舊保持着決心，還是容許她反抗。

「我實在不懂你，爲什麼爲對你是一樣的？至於我，有罪或無罪，都是一樣的，無論如何，我總得照我所說的去做。」

她把頭抬了起來，深黑的眼光又向他注射着，臉孔也歡喜得放起光來；可是她的話和她的表情是兩樣的。

「你再不必說起這個事情了。」

「我說了，叫你可以多明白一些。」

「一切都說過了，再也沒有話可以說了。」

看護室突然傳來一種聲響，和小孩子的哭聲，她聽了一回，說道：

『他們在那裏喊我了。』

『好的，那末再會吧。』

他覺得她現在起了一種改變，是軟化了？還是加強起來？她對他是試探着呢？還是真的不肯饒恕他？他不能解答，他只知道她現在正起了一種重大的改變，這是他這次會見摩斯樂娃所得的印象。

✻

✻

✻

✻

她自從得到了她自己的十年前的照片，便無論什麼時候，一有空閑，就一個人把照片從封袋中拉出一半來，很羨慕地看着。尤其是在晚上，她的職務一完畢，便把照片完全取了出來，仔仔細細地看着各人的面目和衣服。這裏面有她自己，南黑留道夫，和她的姑母，在這張顏色已經褪成黃色的照片上望了半天，不禁羨慕起她自己的青春美麗的面孔和額前的髮鬢了。

現在那恐怖之夜的回憶，又向她活潑地鮮明起來了，這些記憶裏面，大齋節的一夜更加活現，記得她那時候正在望一個學生，因為他答應把她贖出來。

她回想那時吃醉了酒，連紅色露胸的絲衫也沾上了酒跡，疲憊不堪地看她的顧客走出去。她又回想起和克拉拉他們跳舞，唱歌，豪飲的情形。

一剎時她爲他從前受苦的種種情形，都在她的回憶中醒了過來，她想辱罵他，她很懊悔今天沒有對他說她知道他的意思，並且不願嫁給他，因爲她不肯讓他在精神上，像在肉體上似的利用她。於是她又想到喝酒，想把她無用的情感用酒精來麻醉一下，如果在獄中，她又破戒了；但在這裏，除了懇求醫藥助手，就不能得到；但是她怕他，原因他也愛她，她現在是怕和男人發生親密的關係，她呆呆地坐了一回，就退入她的小屋，對她自己的慘苦的身世，痛哭了好久。

南黑留道夫要到彼得堡去幹四樁事情：到大理院去遞摩斯樂娃的上訴呈子；控費桃西的呈子於呈文委員會；這也是摩斯樂娃託他的。此外還答允了德黑活的兩個委託：一是代她的朋友蘇司托娃設法使其出獄；一是使一個母親能夠探視一下她的獄中的兒子。

他到了彼得堡，便就攔在他的姨母蔡司奇伯爵夫人的家裏。在談話之中，他姨母對於他的援助囚犯，未免覺得驚異，她對於摩斯樂娃的事情，也約略知道一點，便問道：

「她生得標緻麼？」

「這個不用去說它。我不過想援助她，因為她是冤枉的。我是造成這案件的主因，所以替她盡力，是我應該的。」

「我聽說你要娶她，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是的，我是這樣想着，可是她不肯。」

於是他姨母很不滿意地說道：

「你却是一個呆子，她比你聰明多了。這案子你要到那裏去上訴呢？」

「大理院，不知姨母有什麼熟識的人麼？」

「大理院，在有關係的科裏，却沒有人認識。」

「第二條是禁衛軍裏的事情。」

「這個倒可以想法，你拿一封信去投克里滋參司男爵去。」

「我要去求他們允許一個母親去探看一回她被囚的兒子，但聽說這事不歸克里滋麥司管，却是仇惠安司奇的事。」

「仇惠安司奇我却不喜歡，可是他的夫人和我要好，她一定可以替我幹這事情的。」

「我還要替一個婦人請願，她的被拘留也是無理由的。」
可是他姨母却不高興起來了，她以為那些短髮的女虛無黨是咎有應得的。

接着他又告訴他姨母，說是人民窮苦透了，農夫們勞苦工作，還永遠得不到飽食；另一方面，我們却正奢侈地生活着，他覺得太不公平了。

他姨母反問他說：

「那麼你想怎樣呢？說我應當工作，不吃一點東西麼？」
這話也使得南黑留道夫笑了起來：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吃東西，我以為我們應該工作，大家都有飯吃。」
他姨母竟料不到他的姪兒的意思改變得這個樣子了，覺得很詫異，用眼

睛望着他。

這時候，姨母的丈夫回來了；這位伯爵是當過前任總長的，他就跟了姨父到隔壁的房間裏去。這里他的姨母就替寫了一封信，託她的女友瑪麗哀脫幫忙。

他的姨父是個會搭官架子也會拍馬屁的人，他對於無論什麼事，都是不加可否的，當他姨父聽了內姪的話，就答允他可以替他寫兩封信，一封是給上訴司議員瓦爾夫，還有一封是給控訴委員會裏一個有力分子的，他得到了這兩封信，和姑母的信，就到各處去了。

他先到瑪麗哀脫家裏去，他覺得向他所看不起的人求情，頗有一種難過的情緒，到了那裏，一個穿着十分清潔的號衣的看門人，開了門，引他到客廳廳中也立着一個侍者和一個制服鮮明的衛兵。他把來意告訴了，等了一刻，侍者回答他說：

「將軍和太太都不能接見客人。」

他取出姨母的信，正要留下字條，一位短小精悍的夫人急步走下樓來，見

了他，就和他招呼；他就把事情托了她，她回答他願意爲他們破一下例替他們去做。

第二趟他走到大理院去。到了那裏，就有人領他到辦公室去；室中陳設頗爲華麗，有許多文雅潔淨的官員在那裏辦公。他們告訴南黑留道夫說摩斯樂娃的呈子已經收到通過了，現在交給大理院議員瓦爾夫手裏。他現在要見的，就是這位瓦爾夫。

到了瓦爾夫的家裏，他剛吃完點心，吸着雪茄烟，在室中獨自往來慢慢走着。南黑留道夫被引進去的時候，他才停步帶着笑迎接，但臉上仍然擺出自尊的神氣。他接了南黑留道夫拿來的信，讀完便說：

「我非常高興，得以認識足下伊凡米海里奇伯爵所委的事情，我自然很喜歡做的。」

他問囚犯叫什麼名字，南黑留道夫就告訴了他，於是他告訴南黑留道夫，這個案件將在禮拜四開審。

南黑留道夫問可以打電報給律師麼？他說用不到什麼律師的，但他又說，

如果你歡喜，那當然是可以的。

上訴的理由欠缺，這是南黑留道夫也知道的，他想表明這個案件的通過，是出於誤解的。

但是瓦爾夫却厲聲說：

「不錯，這或者是如此，但大理院可不能決定這個案子；大理院只在考察詳核使用法律的正當與否，和對於法律的正確的解釋。」

「但是我想這是例外的案件。」

「不錯，所有的案件都是例外的，我們只要盡我們的責任就是了。」他望着雪茄烟的烟灰，見灰爐將要跌下，就很小心地拿到烟缸上去，將烟灰振落：「你常在彼得堡麼？」但這話沒有引起南黑留道夫的注意，他又和南黑留道夫談些新的案件，和伯爵夫人（南黑留道夫的姨母）的情形。

等了一會兒，南黑留道夫就鞠了一個躬，告辭了出來，瓦爾夫和他握了握手，說道：

「禮拜四如果有空，請過來吃飯，我可以給你一個決定的回答。」

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早，南黑留道夫就回到他姨母家裏。

在姨母家裏他吃了一餐新奇而又豐富的晚餐。席上共有七個人：伯爵和夫人合兒子，南黑留道夫，一個法國人，一個是伯爵的總管，還有一個是客人。

晚上他姨母家裏，還來了一個傳道者，南黑留道夫也在一道聽着。這位傳教者的說話，使他十分地不快活，就默默地退到自己的屋子裏來，不讓人知道。第二天當南黑留道夫剛剛起身的時候，那個承受摩斯樂娃案件的律師，爲了自己的事情，也來到彼得堡，就來看南黑留道夫，如果摩斯樂娃的案子開審得早，他還可以前往出席。

南黑留道夫就把出席的議員告訴了他，兩人談笑了一回，就約着一同出去，剛走到門口，碰着一個侍者，那侍者就把瑪麗哀脫送來的一張條子交給了他。

那條子上的意思是：君之保護人之事，我已囑我夫代爲說情，我夫已函告該司令，結果將能使人釋放。下面還寫些希望他去的話。

他同律師走出了門，那律師雇來的馬車已經來了，律師就邀南黑留道夫

搭了他的車子去，他就坐了上去，不一會到了男爵的家裏，就有一個少年官員問他的姓名，他就告訴了，那個少年官員就點點頭，跑進去代他通報，不一會他回了出來，對南黑留道夫說道：「請進去！」就領他到了書房裏面坐着，髮短身材中等，但很肥胖的人，穿着常禮服，歡喜地坐着。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見了南黑留道夫，就含笑相迎。

南黑留道夫把費桃西的事情講給他聽的時候，他搖着白頭髮說道：「我很高興見你。」接着他還告訴南黑留道夫，他和南黑留道夫的父親，還是老相識咧。當他看見南黑留道夫的時候，還只有是一個小孩子咧。其後還說願意替南黑留道夫盡一點力，問他遞了呈子沒有？

南黑留道夫就從衣袋中取出呈子來給他看，希望在審查的時候，引起一點特別的注意。

男爵爲了表示一點憐恤，就說了幾句同情的話，並且答允把這案子報告上去。

可是當南黑留道夫提起他的姨父也將提說這件案子的時候，男爵不等

他的話說完，就變了臉起來：

「最好還是把呈子遞到院裏去吧，我願意替你盡力去辦。」

當這時候，少年官員又領了一位女太太進來，向男爵求懇一樁事情，南黑留道夫不願意再坐下，就在女太太後也辭了出來。

南黑留道夫離開那書房，又走到大理院去。院中的辦公室裏，有着一羣華美的官員，他的談吐，真和所穿的衣服一樣地漂亮而乾淨，使南黑留道夫想到他們怎麼人數有這般多，所過的生活，又比農民何等地安適呀。



彼得堡的一位老將軍，他掌握着囚犯的命運；他有許多勳章，却都是亂七八糟得來的，他在高加索軍中服務的時候，曾令他的部隊去殺死一千多個保衛自由和家室的人，因此之故，他得了一個白十字的勳章，他還做了許多同樣的事情，使他的勳章加多起來。現在他的職使是管理受徒刑處罰的男女政治犯，可是自從他就職以來，犯人已有一半被他送入天國去了。

南黑留道夫去拜見他，向他請求：

「在這裏有一個叫果開微奇的犯人，他的母親請求會他一面，或是送幾本書給他。」

將軍養了一回神，才回答道：

「這不關我的事。要會面，有上官的命令呢。至於書籍，我們這裏有着圖書館，只要是准許的書，儘可拿去去看。」

「但他要的是科學書，他想作研究。」

將軍喃喃地說道：

「他不是想研究，只是不耐心吧了。」

要求沒有結果，南黑留道夫只好告了辭回出來。

✽

第二天，摩斯樂娃的案子，就在大理院開審。

✽

✽

✽

南黑留道夫所請的律師，也在彼得堡，兩人就同到大理院去。

這天因為有一件毀辱名譽的案子開審，因此聽衆比平日多了許多，尤其是新聞記者。

出席的議員共有四人：一個是小面孔的尼凡丁，一個是瓦爾夫，就是南黑留道夫曾經託他幫忙的，一個是胖麻子史科佛羅尼可夫，還有一個就是比埃，貌似長老的人。

檢察官和書記長一同進來。那檢察官是一個面貌修飾得很齊整的少年。南黑留道夫一看就認識他，在學生時代，南黑留道夫和他是最好的朋友。南黑留道夫恐怕看錯，轉問他的律師：

「那檢察官可是裏列甯麼？」

「正是。怎麼？」

「我很面熟。他是一個性格很好的人。」

「也是一個很好的檢察官，總是照例辦事。」律師因為他是和檢察官熟識的，所以說道：「現在他是於你有利的人。」

因為南黑留道夫沒有拜託過他，所以有利與否，不能斷說；但回想他過去純潔的心地，誠實忠厚的心腸，可以相信他一定是本着良心去做事的。

律師傾聽那素子的報告，南黑留道夫也很留心地聽那案件的討論；可是

也正和地方法院一樣，一味在討論些枝枝節節的問題，他雖極力聽着，可是非常困難，說不明白他們對於這案件的確切的意見，他僅僅是明白了這一點：就是瓦爾夫在昨日雖堅持大理院不能據事來審判案件，今天却在竭力主張廢除法庭的判決，哀列寧平素雖然忠厚，今天却十分熱心地在反對廢除判決，並且爲了瓦爾夫的偏心，哀列寧竟至意氣從事了。

等議員退到會議室裏，承發吏又來問律師法奈林爲的是什麼案子；其實他已經告訴過了，這位承發吏便告訴他，他們把這件案子判決了以後，便不預備出來的了，所以承發吏說，非去報告不可，就在紙上記上些什麼，走到議員會議室來，報告律師和南黑留道夫要出席摩斯樂娃的案子。

這時瓦爾夫就告訴別的議員，南黑留道夫和摩斯樂娃的事情，作爲談助，等到他們用過了茶，吃完了烟，就回到大理院廳，宣告毀辱的判決，接着便開始聽審摩斯樂娃的上訴。

瓦爾夫用細聲報告摩斯樂娃的上訴的理由十分充分，但是也仍然明明有所偏重，希望把原判推翻。

首席轉問法奈林，還有什麼話要說？法奈林就立起身來，證明地方廳有六條是失却法律的真義，他更依據案中的事實，簡略地說了一遍，並且聲言原判是不公允的。法奈林說完了這一番理由，便露出一種矜誇的笑容。南黑留道夫看律師這樣的喜形於色，以為上訴一定是有把握的了，但再一看議員們的臉色，這才知道不過是法奈林一個人的自傲吧了。律師的話說完了以後，首席便對着檢察官，檢察官便很簡略很清楚地表明維持地方法院的原判。後來議員們就退到會議室，他們的意見是各自為政的，瓦爾夫是贊成准如所控的，比埃也傾向於這一方面，尼几丁是取反對的態度，這事就取決於史科佛羅尼可夫一人了，他却投到拒却控訴這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以為南黑留道夫要娶那婦人是極端荒謬的。

因此之故，就宣告維持原判。

南黑留道夫和律師走進等候室裏，不禁脫口而出：

『可怕呀！這是一件十分明白的事，但他們只着重形式，竟而批駁不准。』
律師說道：

子。

「案子在地方法院已經弄僵了的。」

「連衰列寧也贊成駁斥，真是可怕！現在却預備怎麼辦呢？」

「我們到皇帝面前去上訴，你可把呈文親自呈上去，我願替你寫這個狀

子。」

這時候，小瓦爾夫穿着制服掛着寶星，走到等候室裏，向南黑留道夫說道：

「親愛的侯爵，這是沒有設法的了，上訴的理由不十分充足。」

說完了這話，他便管自走他的路了。

繼瓦爾夫之後而來的，是衰列寧，他是聽別人說老友南黑留道夫也在這裏而來的。

「好啊，我真想不到會在這裏碰見你，我不曉得你在彼得堡啊。」

「我却也不知道你已是檢察長。」

衰列寧改正道：

「不，副檢察官，可是你到大理院裏是來幹什麼的？」

「我在這裏的緣故，是在尋求公理，並且想救一個無辜判罪的婦人。」

「是怎樣的一個婦人？」

「她的案子就是剛才判決的那個。」

這才使哀列甯想了起來。

「噫，是說摩斯樂娃的案子麼？無論怎麼樣她的上訴是沒有根據的。」

「這不是那上訴，是那婦人呀，她是無辜的，但現在正受着罪。」

哀列甯嘆了一口氣。

「那或者是對的，但是——」

「不是或者，但是什麼，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因為我也在陪審官之列，我知道我們怎樣地鑄成了錯誤。」

南黑留道夫非常怨恨大理院，但哀列甯是在替大理院辯白，後來他覺得再談下去也覺得乏味了，就改變了話題：

「你想必和你姨母住在一處？昨天她告訴我，說你在那裏，並且約我夜上來會你，據說夜上還有外國傳教士的演講咧。」他說的時候，老是用嘴唇笑着的。

南黑留道夫恨他離開了題目，就直截和他說道：「是的，我住在那裏，但我很不高興的離開了。」

衰列甯問他爲什麼不高興呢？是不是爲了信仰的不同，同時還告訴他自己的信仰。

他這種樣子使南黑留道夫奇異而且反對的，就把他釘視了一回。

那時候承發吏恭恭敬敬地走過來，他就對承發吏說：「我知道了。」就立起身來，告訴南黑留道夫他自己的住址，訂了再會，又用嘴唇笑了一笑，就回轉身去了。

離開了大理院，南黑留道夫和律師一道徒步行走，一邊走着，一邊律師講故事給南黑留道夫聽，那律師講得正興高采烈的時候，不料南黑留道夫突然自己叫了一輛馬車跳上車子管自走了，使那位律師不免認爲突兀。

南黑留道夫非常愁慮，大理院的駁斥，使摩斯樂娃決定了受無意識的苦難。

在回來的時候，管門的人交給他一張條子，並且說這張條子是那一種婦

人在客廳裏所寫的。原來是蘇司托娃的母親的條子，她寫着的是些感謝的話，並且還寫她自己的地址，希望他能夠去見他們。

另外還有一書信，是包革蒂列夫寄來的。包革蒂列夫是皇帝前的御衛，南黑留道夫他曾托他把教徒們的呈子親送到皇帝面前，但他的信上却說，要他這樣辦，依他的意見，還是由南黑留道夫先去見一見這件事情所依賴的人再說。

南黑留道夫這幾天受了那些印象，便覺得任何事情都已絕望了。他在莫斯科所訂的計劃，現在看來，都已烟消雲散了。

他依包革蒂列夫的話，決定第二天去見教徒們的案子所依賴的那個人去。他從書夾中取出了教徒們的呈子來讀，還未讀完，有一個侍者奉了他姨母的命，來請他上去用茶。

他走到他姨母那裏，瑪麗哀脫也在那裏和他姨母談怪誕無恥的話，引得他姨母笑得仰不起腰來。他在外邊偷聽了一回，就跑進去道了一聲「你好啊」——之後就坐了下來。當瑪麗哀脫見他不滿意的臉色，就把態度改變了，彷彿她

在追求什麼事情似的，還很同情地問他種種事情進行得怎麼樣了？他就把大理院駁斥和會見哀列甯的話告訴了她。

於是他們談到哀列甯的為人，還談到他的妻子，還提到蘇司徒娃的事情；因了瑪麗哀脫的努力救了出來，南黑留道夫謝過了她，正要把她們的困苦的家境告訴給她聽，瑪麗哀脫就把他阻止，表明她自己的忿慨，說是執法的人，真是倒行逆施。

他的姨母也知道這是瑪麗哀脫向她的姪子賣弄風情，這事也使她樂意，隔了一回，她說：『明天到安蘭家裏，開司惠脫也在那裏，你也一道去罷。』她對他姪子繼續說道：『他也知道你了，他告訴你的說話（是我告訴他的）是一個極少的預兆，並且說你必定要依奉基督了。所以你應該去。』她並且叫瑪麗哀脫告訴他。

瑪麗哀脫却用委婉的話說了一番合乎南黑留道夫的意思而把他姨母叫她勸告的話輕輕地推開了。

他姨母必定要叫南黑留道夫去，可是他先要問明了是女伶還是傳教士。

然後再決定。

瑪麗哀脫打趣地說：

『不甯可先和法國戲院（因為她要去看戲，所以這般說。）周旋，然後再去懺悔的。』

弄得他姨母急了起來：

『不要鬧我玩笑了，是傳教士，是傳教士，一個人應該有信仰，那就快樂了。』

我的姨母，你講起這來，比任何傳教士都講得要好。
瑪麗哀脫說道：

『不要忘記，明天到我的包廂裏來看戲。』

『那個我恐怕不能夠。』

侍者來報告有一位客人來到，就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了。

他姨母便出去會客去了。剩下了南黑留道夫和瑪麗哀脫，她說她了解她，這個年青美貌的艷服的夫人，她那雙秋波頻頻地向着南黑留道夫轉着，使得

他也無從把眼光從她身上移開去了。等到他姨母回來，他們還在講些什麼強權的不公，不幸的人們的痛苦等等，說話裏面，他們是在交換自己的心聲。

她臨走的時候，說只要她能夠，她就永遠願替他盡力，並且還請他第二天到戲院去看戲，她在那裏。

在握手告別的時候，她十分嘆息後會之難逢，並且還鄭重地再說了一聲：「你要來的呀！」

南黑留道夫答允了她。

那天晚上，南黑留道夫不能就入睡，摩斯樂娃，大理院的判決，田地的拋棄，都跑入他的記憶中活動起來了；但一轉瞬間，瑪麗哀脫好像又在他的眼前，她臨別時的「我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見你」一句話，也好像耳朵裏還沒有消釋。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他好像昨天作下了什麼罪惡似的。但思想起來，又覺得沒有什麼錯的事做下。於是他以為照眼前的計劃做去，才是生命的唯一的道路。

南黑留道夫就到他的舊同事包革蒂列夫的家裏去，就託他去遞那教徒

的案子，他答允了，但勸南黑留道夫先去見一見杜包洛勿，因為杜包洛勿在教會方面，有着特殊的勢力的緣故。

南黑留道夫就依了包革蒂列夫的勸告，去見杜包洛勿。

當南黑留道夫走進接待室的時候，杜包洛勿正在一間內室裏和一個尼姑談天。那尼姑是一個貴族的婦人，她正在西俄羅斯傳佈希臘正教的信條，那些居民是相信羅馬王的，可是正教的信條，正強迫她在他們身上。

接待室的官員，問南黑留道夫何事，等到南黑留道夫告訴了他，他就問可否把呈文讀一遍給他聽，南黑留道夫就把呈文給了他，他便拿進去了。

等了一回，那個頭戴大帽，單上面紗，拖着長裙，手裏拿着一串黃玉的念珠的尼姑，從裏面出來，走將出來。

南黑留道夫以為可以傳他進去了，却還沒有人來請。

杜包洛勿一面搖着頭，一面讀那呈文，他見了呈文裏的明快的語氣，不禁吃驚地想道：

『如果拿到皇帝手裏，那麼便要發生誤會了。』

他便把呈子放在桌子上面，接着電鈴吩咐去請南黑留道夫進來。他想起這教徒的案子來了。

原來這些教徒們脫離了希臘正教會，他們受了第一次勸告，便受法律的裁判，可是判決的結果是無罪。後來那些縣吏和牧師設計說他們的結婚是無罪的，便把他們丈夫，妻子，兒女都分拆開來。那些教徒便請願說不應該把他們分拆的。

他曾經考慮過，是否應該遏止這件事情，考慮的結果，以為把教徒們的家屬分別充發出去，是沒有什麼害處的，而且消滅了農夫的一種惡勢力，也是好的。從這方面看來，這也是牧師們的熱心，就讓這案子仍照着原來的路線進行下去。

但他想現在他們在彼得堡有些勢力，而且有南黑留道夫做他們的辯護人，便可以親到皇帝的面前，指摘那殘酷的事情，或者傳到外國的報章上去，因此他就立刻就下了一個意料不到的決心。

他立了起來，接待南黑留道夫。

『你好呀。』

他一面把呈文指給南黑留道夫看，一面又說道：

『我是知道這件案子的，我一見這些人名，便就想起了這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感激你來提醒我，這是那地方的主持人熱心過度的緣故呀。』

他見南黑留道夫默默對他懷疑地看着，就更加給了一個確實的回答：『等我下令取消那些法規，並且給他們家庭完聚了吧。』

南黑留道夫用着疑惑的口氣：

『那末我這呈子用不着了麼？』

杜包洛勿答道：

『我確實地答應你了。』他自信他的言語，就是法律：『你請坐一坐，我馬上就寫。』

南黑留道夫只在旁邊看他寫着，等他寫好，交給了南黑留道夫，南黑留道夫就責問他，難道人家吃了苦就算了麼？他却笑着不作肯切的回答，還說是保護人民的利益，敷延了南黑留道夫一回，就宣稱不能再奉陪了。南黑留道夫只

好快快地回了出來。

南黑留道夫出來之後，心中想道：『哪裏是人民的利益，不過是你的利益吧。』他看得十分清楚，他們並不是真正犯法，不過是在官員們和富人們的眼光下，有點討厭罷了。

那天晚上，南黑留道夫本來要離開彼得堡，可是他曾經答允了瑪麗哀脫在戲院裏見她，雖然他明知不應當守這一個約，但他竟騙着自己，以為失信於人是不對的。

他穿了晚服到了戲院裏，那時候舞台上正演着小仲馬的名劇茶花女的第二幕，已經賣了滿座，他一問起瑪麗哀脫的包廂，馬上就有人很尊敬地指點他，那包廂坐着四個人，兩個婦人和兩個男子；一個婦人就是瑪麗哀脫，男子中一個身材高大的穿着制服的就是她的丈夫。瑪麗哀脫立起身來，把南黑留道夫介紹給她丈夫，他丈夫露出了笑容，說是十分歡迎，但後來就默默地管自坐下了。

瑪麗哀脫對待南黑留道夫是十分親睦，差不多要被她丈夫看得出來了。

南黑留道夫本來是沒有心看戲的，誠心是來聽瑪麗哀脫有什麼話說，但等了好一回，只見她談談笑笑，說的都是關於戲的話，別的話一句也沒有提及。南黑留道夫知道她無非炫示晚裝的艷麗吧了，別的沒有什麼事，他屢次想走，可是被她脈脈含情的一雙眼睛留住，幾次捨不得走，最後才抱了決心走出戲院來。



南黑留道夫回到了莫斯科，馬上走監獄醫院，把這不好的消息去告訴摩斯樂娃。到了醫院，那院裏的看門人是認識了他的，就告訴他摩斯樂娃已經回到監獄裏去了，原因她和醫院裏的那個醫藥助手勾搭上了，所以醫長就令她回到監獄裏去。

他感到一種羞愧。他以為她的眼淚，她的拒絕接受他的要求，都不過是一個潑婦之計，想把他利用一下吧了；但他還是決定不改他的抱定的宗旨，情願犧牲個人的自由。他離開醫院，就獨人寸步地走到監獄裏去。

摩斯樂娃一看見南黑留道夫那種冷淡的神色，臉上就紅了起來，眼光也

向下垂着了，從她那種羞澀的樣子，已證實了醫院裏的看門人所講的話。他用冷談的口氣說道：

「我給你帶了不好的消息來，大理院把你的上訴駁斥下來了。」

她彷彿像喘氣一樣的語氣說道：

「我知道他們要駁斥的。」

他雖覺得她可恨，然而還有一點憐惜她的樣子，就從衣袋裏拿出一個大封條來，說道：

「你決不要失望，上皇帝的呈子，還可以成功的。」

她那眼睛掛着眼淚向他慘苦地望着：

「我却不想那個事情了。」

「那麼你想什麼事呢？」

「你到過醫院，想必他們對於我的事，告訴過你了。」

南黑留道夫他皺了一下眉頭，冷冷地說道：

「那是你的事情，對於這個有什麼呢？」

他的怨恨本來已經壓了下去，她一提起醫院的事，就又抬頭起來，他想，他情願犧牲了自己的幸福，願意娶她，但她等不及了，和那個醫藥助手勾搭上了，一想到這層，他越加面有怒容了。

但他又想既然已經替她辦了，就索性替她辦了吧，把怨恨的情緒，又壓制了下來，就把那大封袋交給了她。

『就把這個呈文簽上了字吧。』

她揩乾了眼淚，問他寫在那裏，要怎樣寫？他就告訴了她，看她坐下寫，他就立在她的背後，兩種不同的情緒，在他心中交戰起來，最後他還是歸罪於自己，願諒了她。

她簽了字，把染着黑跡的手指，在褲管上揩了一下，立起身來望着他。

『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我總是抱定我的宗旨的；無論他們把你送到哪裏，我總要跟着你的。』說這話的時候，他已完全願諒她了。

她聽了這話雖然高興，但馬上就打斷他的話頭：

『這有什麼用呢？』

「你最好自己想一想，在路上要什麼東西？」

「謝謝你，我不知道要什麼特別的東西。」

獄長走了過來，南黑留道夫不等他開口，馬上很識相地走出來了。他因為自己這樣做，並不因摩斯樂娃的行爲而改變他的宗旨，心境很是安樂。

*
*
*
*
*

因了私通，摩斯樂娃便被逐出醫院，事情的經過，原來是這樣的：

保姆長派摩斯樂娃到藥房裏去取藥茶，不料走到那裏，只有一個麻臉的醫藥助手在着，他意念摩斯樂娃已非一日了，就想對她施行非禮，她竭力想擺脫他，便把他一推，頭撞在櫥架上，跌下兩只瓶來。

剛巧這時候醫長走過，聽得瓶子敲破的聲音，又見摩斯樂娃紅了臉出來，便很氣地問她：

「好，幹得好事，你竟在這裏和他私通，那末我只好把你送回去。」他一面對醫藥助手說：「這是什麼意思？」

那助手就笑了一笑，自己辯白了一番，他也沒有注意他，就走進看護室來。

望了一望，當天就對獄長說，把摩斯樂娃趕出醫院了。

這便是她和那助手「私通」而被逐的經過。

她對這「私通」的罪名，特別地感覺到痛苦，因為她對於男人的關係，怨毒已久，自從會見南黑留道夫以來，尤其覺得討厭了，拿她過去和現在的情形來比，人人（連麻臉的醫藥助手也在內）都以爲有褻侮她的權利，而且她一拒絕，便認爲詫異，這實在使她感傷的。這次見了南黑留道夫，她滿心向對他剖白，但她正想對他啓口，便覺得他不相信自己，於是她只好用眼淚來告訴了。

摩斯樂娃想着自己仍然沒有寬恕他，但照實際說來，她又愛上他了；因爲愛他，所以不知不覺把不良的習慣和嗜好——如吃酒，抽煙，賣弄風情等戒絕了，她知道他願望她這樣做的。她口頭雖拒絕他，但實際上也許會嫁給他的。她這一種轉變，在南黑留道夫的眼光中看來，仍然一個從前的她，這也是錯誤的。

*
*
*
*
*

現在南黑留道夫所要從事的事情，約有三種：

第一樁是關於摩斯樂娃的，謀劃上皇帝的呈文，和預備尚未確定的到西

伯利亞去的路程。

第二樁是關於他田地的處理，在判諾服的田地，雖然已經送給農民；但在科司敏司奇，他還有租價可收，因為他不知道到西伯利亞要多少錢，所以他雖然把這等進款打了一個對折，但還沒是全部送給農民的決心。

第三樁是幫助囚犯，因為他受了他們的不斷的要求。

起初他碰到那些囚犯要求他的時候，他就馬上答允，希望能夠減少一點他們的痛苦；但後來懇求他的信竟如雪片般地飛來，真使他有點不勝盡幹的感覺，但對於這種工作竟也感到興趣，比前面幾種還有興。

根據他的和囚徒接近的經驗，與及考詢律師和監獄牧師的所得，南黑留道夫下了一個斷案，說囚犯可以分做五種：一種是無辜被冤受罰的，如孟壽夫、摩斯樂娃等就是。第二種因着激越和酗酒被判罪的，據他的觀察，這類囚犯約在所有犯罪的人的半數以上。第三種包含囚犯了行爲越規而受懲處的，如偷稅、違犯教會的信仰，採伐貴族所有的樹木等。第四種是思想道德不容於社會教會，政府而被拘禁的，爲數也有不少。第五種是被動的獲罪於他們，如那個偷

蔗的孩子。

爲什麼這種種的人，都會被監禁起來呢？爲了解決這一個疑問，他買了許多關於討論這類事情的名著，希望能在書籍中得到一個解答，所以很仔細地瀏覽，但所得的結果，却很使他失望，因爲他找不到一個確切的解釋。

他非但不能得到解釋，而且所有的辯論都是爲了表明刑罰的，他們當作刑罰是天經地義，不能更改的。

他不信擺在他面前的答案是對的，他希望以後能夠找得正當的答案。



摩斯樂娃在第一批犯人中就被送出，因此南黑留道夫便準備他自己動身的事，那一千犯人定在七月五日起程，所以他也決定同日動身。到動身前一天，他的姊姊和姊夫來看他，哪知他不住自己家裏，住在旅館裏，於是便到旅館中來看他，到了那個醜陋的旅館裏，那個骯髒的僕人却回答候爵已經出去了，他姊姊便留下了一張條子，叫他今天晚上一定要來。

晚上南黑留道夫見了那張條子，便到高華的旅館中（他姊姊耽擱的地

方)去看他姊姊。他姊姊在談話中間，很替他的事情擔憂，談了一回，他姊夫也由別的房间中過來也反對他。他們又談到囚犯方面，南黑留道夫說犯人有許多是冤枉的；但他姊夫以為受處罰的都是罪人，他的態度很自信，還帶着輕蔑的口氣說道：

『每個做賊的人，都知道行竊是不正當不道德的。』

『不，他不知道的，法律只對他說：「不能偷盜！」但他都知道工廠的主人減低工價，偷他的勞工，政府用稅來剝掠他。』南黑留道夫馬上就和他抗辯。

『怎麼？這是無政府主義啊。』她姊夫馬上就接口說出這一句。談到田地上的事，他和他的姊夫，又爭辯了好久。

末了，他才糊里糊塗地乘了車子回來。

那夜他收拾文件的時候，隨手翻着他的一本日記，看了幾頁，末一頁是他在彼得堡寫的，有這樣的幾句話：

『摩斯樂娃不願意受我的犧牲；她想自己做一個犧牲者。她已戰勝了我，也勝利了。』

隨即在這下面，接寫了幾句，是關於見了他姊姊以後的感想。

第二天南黑留道夫早上醒來，對於他和他姊夫爭辯的事情，便覺後悔，心想應該和他們去通知一聲，但他是要和囚犯們一起到車站去，那摩斯樂娃一千人犯在下午三點鐘就要趁車離開莫斯科的，所以他打算在十二點鐘以前就要到監獄那裏去，只好不去通知了。

七月的天氣，異常炎熱，好像牆上，石上，屋頂上都透出熱氣到半空中去似的。

他好容易揩着汗趕到監獄，人犯還未離院。點交囚犯的手續，尚未做完。囚犯的人數共有男犯六百二十三個，女犯十四個。

那時候沒有一絲風影，太陽又使着威烈，悶熱非常，那囚犯們呼出的空氣和身上透出來的氣味，使人十分難受。

在門外有二十部大車和一羣囚犯們的親友等着。車子是用載病弱的囚犯和犯人的行李的；那親友都站在一隅，等到碰見的時候，可以講幾句話，或者送一點東西給他們。南黑留道夫也在這裏面，在猛烈的太陽光下，立了一個多

鐘頭。

最後的號令下來了，大門開後，鐵索鏈條的聲音，便響了起來。衛兵穿着白色的制服，肩着槍，走出了街心，囚犯們便兩人一組雙雙地出來了；頭上都戴着扁平的帽子，新褲頭皮，肩上扛着包裹，底下拖了鏈條「鐵鐵殺殺」地出了走來，罰充苦工的犯人走在前面，身上穿着灰色的衣褲，背上註明號碼，接着便是判定充發的，沒有鏈條，互相用手铐釘着；後面出來的是那些被鎮中所定罪的人們。

隨後女犯出來的樣子也是差不多的：充苦工的在先，身着灰色囚服，手裏拿着手帕；後面是流放的女人和志願跟她前去的丈夫，有幾個婦人還把嬰孩懷在灰色的外衣的前面，把小孩也一道帶去的；後面有許多的男孩子，緊跟着女犯。

南黑留道夫的意思，當做她們出來的時候，就可以看見摩斯樂娃，但注視了好久，沒有找着她，他想，也許是在着灰色囚服的一隊裏了，因為隊伍很長，他徒步恐怕趕不上，就跳上旁邊停着的馬車，叫車夫追趕前面的囚犯，馬車過去。

囚犯們都回過頭看坐在車中的老爺，他趕上穿灰色囚服的女犯的隊，就在第二排上，認出了摩斯樂娃；她的肩上扛着包裹，釘着眼睛，只望前走，態度鎮靜，顯出很有毅力的樣子。他見了她，正想問他幾句話，不料被衛隊委員看見了，便跑到南黑留道夫這邊來，喝止他說道：

『先生，你不要這個樣子，挨近囚隊是違背章程的。』

但認出是南黑留道夫侯爵，就舉手行了一個禮。

他現在是跳下馬車，和囚犯一道行走，不使落後，可是他實在覺得悶熱不堪，大約走了九百碼的樣子，他又跳上了馬車，但車子在街心行駛，仍然是熱的，於是他很想吃一點東西，就問車夫近處可有飲食的店，車夫就領他到一家酒店裏去，他喝了一瓶汽水，看見隔桌坐着的人，很像他姊夫，他就在酒店中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姊姊，他便又上車去趕囚隊，追到一所大房子的面前，聚着一羣人，旁邊立着衛兵。他探詢了一下，知道有一個囚犯中暑了，他便下了車，挨近人羣去看，只見一個囚犯躺在路旁的粗糙的石頭上，許多人在旁議論着。後來走來了一個警官，就決定叫車子送到警區裏去，但一時叫不到車子，便借了南黑

留道夫的車子，衛兵在車旁走着，他也跟在後面。

到了警區，還沒有經醫生診視，已經死去了，他們便把死屍放在地窖裏，南黑留道夫就叫車夫開到火車站去，在路上又碰見了一個死去的囚犯，到了火車站，囚犯們都已坐在火車上，車上的窗門是裝着鐵柵的。

他去和衛隊委員疏通，就許他到車上去，那委員還關照他說，叫他快點說完了出來，免得被長官看見了不便。他尋過好幾輛車子，才見摩斯樂娃穿了白色的短衫，坐在對面的窗前，費桃西是坐在她的旁邊，她是認得南黑留道夫的，便推了摩斯樂娃一下，指着那窗。摩斯樂娃走到窗戶那邊，一手執着鐵柵，帶着笑說道：

「你好呀，今天是很熱的。」

「你收到那些東西沒有？」

「收到了，謝謝。」

那時候車中像火爐一樣地烤着，他就急急地問道：

「你還要什麼東西麼？」

她和費桃西都說口渴，他回答讓他向衛隊的人員去替她們要求，並告訴她要到尼士尼才能會面。

「怎麼？你也要走麼？」她很高興地望着南黑留道夫說。

「我趁下一班的火車動身。」

她沒有旁的說話，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後來她要求可否設法讓費桃西見一見她的丈夫。

南黑留道夫問了半天，沒有一點結果，衛隊裏的人正忙碌着，火車却已開動了，他就在月台上看火車一輛一輛地駛過去。

他趁的客車離開車的時間還有二個鐘點，他想利用這一個時間，去看他的姊妹，可是一轉念，就又懶得去了，竟在他的頭等客車裏慢慢地睡着了。

一個侍者把他叫醒過來，說有一位女太太正在找尋他，原來正是他的姊妹，帶了他的老女僕一道來找他的。

他見了姊妹，就說道：

「昨天回來之後，便想對你來表明我的悔心，但是我不知要怎麼辦？」

「噫，這是我知道你的……」

說話雖沒有聽清楚，他却完全了解她的意思是說除去對她丈夫的愛情，對她弟弟的愛情，也是很看重的，因此他們兩人間的誤會使她頗為憂慮。

後來南黑留道夫就走到三等室裏去，她奇異地說道：

「一定要坐三等麼？」

「是的，我歡喜坐三等。還有一格：我對你說，我還沒有把科司敏司奇的田地完全送給農民，如果我死之後，就歸你的孩子繼承下去吧！」

「不要！」他姊姊拒絕了他。

「如果我要把它送掉，早就不會剩了的。因為我不像要娶親，如果娶了親，也不有孩子的……」

「不要這樣說。」

南黑留道夫已經看破他姊姊的神色，因為她嘴裏雖不要，臉上却露出喜歡的樣子來了。

那時車快要開了，送客的人就都跑下了車，車門也關起來了。

南黑留道夫回到又熱又臭的車室，實在耐不住，馬上又蹣跚到後面的小月台上去。

他坐的車室中，人已滿了有半室。裏面的人物：有僕人，工人，職工，屠夫，猶太商人，店夥，工人的妻，一個兵士，兩位女太太和一個板起面孔的紳士。裏面有幾個在嗑瓜子，有幾個在抽烟，有幾個則和旁人談天。

費桃西的丈夫泰賴斯正和他同室，坐在車門靠右邊這一面，精神愉快，他給南黑留道夫守着一個位子，正和對面坐着的人，談得正起勁。南黑留道夫走了過來，許多人正忙亂地讓開給他，他叫他們不要動，使他們很是驚訝，後來聽南黑留道夫和泰賴斯講的話十分簡單，才知沒有什麼，這才使他們十分快活。

坐在他對面的一個年老的工人，先只縮着兩腿，十分拘束，過了一刻，改和他很親近了，他告訴南黑留道夫說：他是在泥煤田裏做工的，現在要回家去了，做了兩個半月的工，積儲的錢却只有十個盧布，他們做工是站在水裏的，水要沒到膝上，從早到晚，只有二個鐘點吃飯的休息。他又說：他出門來做工已經有廿五年了，總是把錢寄回到家裏去。接着他又說有一個同伴生了病，現在是伏

在車子的一角裏，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孩子，面色灰色，嘴唇沒有一點血色，望去是患了瘧疾的樣子。南黑留道夫勸老人給他買金鷄納霜，還想給他幾個錢，可是那個老工人謝着不受。

那個老人又對泰賴斯說：

『我這樣常常出門，却沒有碰見過這樣的紳士，真是難得。』

南黑留道夫一面看着他那強健的身體，粗布的衣服，和靄而被太陽晒成黑色的面孔，一面看着周圍的新人，他便自己想到：

『這真是一個新異的世界。』



摩斯樂娃等一羣人犯，已經去了三千里路了；她和其他犯人，被火車輪船直送到白耳麻村。她的能夠跟政治犯一起遣送，那是南黑留道夫替她從中設法的緣故。

這次到白耳麻的長旅行，使她身心都受着痛苦，身體上的苦楚，因為擠軋太甚，那班狂徒纏着她，使她不得安頓，精神上的痛苦，就是因為她生得秀麗，那

班男犯又是大半知道她的過去的歷史的，纏着她向她獻媚，不使她有一點安靜的時間，她極力抗拒，不去理睬他們，使他們恨着她。

後來她得允許和政治犯同居，地位就好得多了，並且她認識了許多人，他們都願意感化她，改善她的行爲。她雖被准許和政治犯居住，但因為她身體強健，所以要逼她跟刑事犯一同步行。裏面還有兩個政治犯：一個是瑪麗判夫，納乃是一個很漂亮的女郎，因為把車上的地位，讓給一個懷孕的女犯，因此步行着還有一個叫西蒙生，因為不願享受階級的特權，因此也步行着。

那些衛兵和衛隊長官，對於罪犯都任意毆打，一味加以虐待。

這種囚犯生活雖然很苦，但摩斯樂娃在政治犯裏過日子却還舒貼，和她一同走的新朋友，使她有着夢想不到的興趣，她生平從沒有碰見這樣的人。她很喜歡瑪麗，並且敬愛她。

瑪麗是個革命家，她反對貴族的生活，厭惡男女的愛情，她對人交際，像一個男人一樣。摩斯樂娃看出瑪麗的舉動，都是爲着拯救別人。她初來的時候，瑪麗對她很冷淡，但後來漸漸地和她特別地親近起來了。摩斯樂娃受着她的感

動很深。

那個同行的西蒙生，又愛上了摩斯樂娃，他以為是用靈來愛她的。他反對貪污的父親，竟至脫離家庭自立，出了大學之後，就加入平民團，担任村中教員，宣傳他的公理。他的愛情使摩斯樂娃也受到了不少的感化。

直到離開白耳麻，南黑留道夫和摩斯樂娃只見過兩次面，她對他的態度，都很冷淡，而且總有點羞澀掩飾的樣子；後來她住到政治犯那裏去了以後，她的態度就不同了，一點不再拘束了，很活潑地稱呼他，感謝他對她的恩惠，尤其是對他給她現在的地位，表示感謝。

她跋涉了兩個月的路途，臉也晒黑了，人也瘦老了許多，這外面的改變，正足以說明她的內心的更新。對於她這種改變，南黑留道夫很為高興，因此他決定和她結婚。他現在做什麼事，總是存着憐憫的心，把他的仁愛，給予他所遇到的人。

南黑留道夫現在很愛一個患肺癆病的青年，叫做刻里祖夫的，被罰充苦力，是和摩斯樂娃同隊裏的人。有一天，他們談了一整天的話。刻里祖夫告訴他：

怎樣被捕，出獄後怎樣成了一個革命家，怎樣把秘密洩漏，後又被捕判罪，他的肺癆病就在獄中得來的。最後並說：看是去死不遠了，但他並不懊悔。

有一天，南黑留道夫看見一個護送官從女犯手中奪去一個嬰孩，當夜他在村中的旅館裏，就一晚沒有睡覺，到睡醒了以後，時候已遲，因此他趕不上囚隊了。直走到第二獄站，天已夜了，到獄中去請求獄官，要求見摩斯樂娃，不能得到允許，他說明要見一個女犯，而且在別處都是允許他的，這才得到獄官的答允，由一個傳令兵帶他進去，走過好一段路，才見政治犯都在一間小房裏。

西家生見了南黑留道夫，很敬重地說道：

『你來了，很使我們歡迎，我要跟你說話。』

他答應了一聲，看見摩斯樂娃正在另一間屋子裏掃地，見了他，就把衣裙拉了下來，忙把掃帚放下，走了過來，和他說了幾句話，就走進第二扇門去了。他見她對西家生的樣子，是很親暱的，使他不覺有點詫異起來。

瑪麗在替一個小女孩梳頭，見了他。

『你到這裏很好。你看見摩斯樂娃麼？我們有一個小客人咧。』

刻里祖夫也在那裏，他正冷得發抖。南黑留道夫走過去和他談了一回，等着喝完茶，想同摩斯樂娃談一下話，那另一個政治犯忽然插嘴進來和刻里祖夫辯論了，但聽得獄官來了，大家便不做聲。

檢察的時間到了，傳令官依次點名，點到南黑留道夫，恭敬的稱呼了他一聲，說道：

「檢察之後，候請，你不能再在這裏了。」

南黑留道夫明白了他的意思，就走到傳令官身邊，把一張三盧布的鈔票遞給了他，他就含笑地說道：

「你要等一會兒，就等會兒吧。」

說完就管自執行他的職務去了。

西蒙生本來是躺着看書，現在他突然起來走到南黑留道夫的跟前說道：

「現在你肯聽我的說話麼？」

南黑留道夫答允了他，就立起來跟着他。

摩斯樂娃一見了南黑留道夫，面上就紅了起來，她搖了一搖頭，好像很疑

或似的。

他們兩人走到門路旁，西蒙生先說道：

『我所要和你談的就是這件事，知道了你和摩斯樂娃的關係，我想我的責任應該——』他說到這裏，因為有人相罵了起來，所以不得不把說話停頓起來。

瑪麗走了出來，見了他們，說道：

『怎麼可以在這裏講話？還是到那裏去，那裏只有維拉一個人。』說着她領他們走進一間小房，裏面黑暗不堪，維拉躺在床上，瑪麗說道：

『她因為頭痛，正睡着呢，所以她是不會聽見的，我也得走開的。』

西蒙生說道：

『正相反，請你在這裏。我對於任何人都沒有秘密的事，對你更加不必說了。』

瑪麗扭着身子走到床邊坐下，說道：『好的。』就靜靜地聽着。
西蒙生重復說道：

『這是我的責任，知道了你和摩斯樂娃的關係，我想我應該把我對於她的關係告訴你。』

南黑留道夫不得不佩服西蒙生的說話簡括爽氣，就問道：

『這話怎講？』

『我說我想同摩斯樂娃結婚。』停了一會兒，他繼續說道：『因此我決心要求她做我的妻子。』

南黑留道夫回答他道：

『和我有什麼關係呢？這是要看她自己的。』

『對的，不過她沒有你，她的心決不下。』

『為什麼呢？』

『因為你我她兩人的關係沒有措置好，她的心決不下。』

『至於我的關係，早已措置好了。我所要做的，就是我認為是我的責任的事，也就是想把她的命運恢復過來，可是我一點也沒有存心要強制她。』

『對的，不過她不願意受你這種犧牲。』

『這可並不是犧牲。』

『我知道這是她最末一次的決心了。』

於是南黑留道夫說道：

『好了，那末可以不必和我說了。』

西蒙生靜默地思索了一回，說道：

『那末很好，我告訴她去。你不要以為我心愛她。我愛她，因為看她是飽嘗辛苦的佳人，我並不要她什麼。我只希望能夠改好她……』

南黑留道夫聽得他說話的聲音發顫，甚為詫異。

『我希望改好她的地位。如果她的情願受你幫助，就讓她受我的幫助。如果她答應了，那末她監禁在哪裏，我也要求他們送我到她的地方去。四年的工夫不算長，我想和她住在一起，或者能夠恢復她的命運……』

『我還有什麼可說呢？我很高興她得着像你這樣的一個保護人。』

『我希望能夠知道你的意見。如果我這樣地愛她，使她快樂，你以我和她結婚是正當的麼？』

南黑留道夫決然地說：

『匹自然的』

西蒙生聽了他這樣說，就做出一種孩童的媚態，跑到南黑留道夫的身邊，和他接吻。

『我把這話告訴她去。』

說罷就走開了。

瑪麗本來是在一旁默默地聽着，西蒙生一走，就對南黑留道夫說道：

『你以為怎樣？我永遠想不到他會這樣的，而且這樣可笑，孩童似的樣子。真奇怪，而且真也可愛。』

南黑留道夫問道：

『你看她的神氣怎樣？』

『她麼？』瑪麗想清清楚楚地告訴他：『她麼？你也看得出来，她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她有一種高尚的性質。她是愛你的，她想好好地愛你；就是不好，也不使你覺得煩惱。跟你結婚一事，實在於她是個大恥辱，比以前所做的還不好，所』

以她不肯答應；可是你現在這樣一來，真使她難過。」

「那末我應該怎樣才好，我應當和她脫離關係麼？」

瑪麗天真地笑着說道：

「是的，只要一半。」

「叫我怎能脫離一半啦？」

「這不過是我瞎三話四吧了。我想你應該把每一件和她清楚地說明，我去叫她來，你要我去叫麼？」

「好的，勞神了。」

瑪麗去後，他心裏想西蒙生這種要求真是破壞他的犧牲精神，因此在他自己和別人的眼裏都失去了那犧牲的價值。他想如果她能自願了，那末他要陪她的計劃可以取消；如果她和西蒙生結婚，那末更不用在這裏了，他可以另定方針了。

他正想着，摩斯樂娃推進門來說道：

「瑪麗叫我到這裏來。」

『是的，你坐下，西蒙生已經跟我說過了。』

說起了西蒙生，她的臉就紅了，她問道：

『他說什麼？』

『他告訴我，他要同你結婚。』

『這話怎講？爲什麼呢？』

彼此看着，沉默了幾秒鐘。最後南黑留道夫說：

『你自己決定吧。』

『我有什麼可以決定的事情都早已決定了。』

『你當然要決定，你究竟接受不接受西蒙生的要求呢？』

『我配做什麼人的妻子？我只是一個女犯，爲什麼又要去破壞西蒙生，讓

我去吧，我沒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說罷她走了出去。

他回到旅館，西蒙生和摩斯樂娃的說話倒沒有想起。不過看了那獄中的苦況，使他不能忘去。

第二天他還沒有醒，旅館的女僕遞給了他一封從獄中送來的信，這封信是瑪麗寫來的，信上是說刻里祖夫病厲害起來，最好把他留下來，如果要她和他結婚，才准許她陪他，她也願意這樣做的。

於是南黑留道夫就去追那囚隊，刻里祖夫躺在車中，瑪麗在他旁邊陪着，南黑留道夫和他們談了一些話，便回到自己的車子去。又到了一個獄站，他把自己的行李在旅館中安頓好，便去見這鎮中的省長。那省長是個大胖子，熱心腸的人。南黑留道夫便告訴他，有一個女犯，是被冤判罪，現在是已經上呈子到皇帝那裏，所以請求准許她留在這裏，等到皇帝的命令下來再說。第二樁就把瑪麗的意思告訴他。

那省長問了罪犯的姓名，就拒絕說，已經判了罪的人，是不能因着結婚而有所改變的，但他却明白地告訴南黑留道夫，這裏的官吏都非賄賂不可的，他也當然不能例外，最後他問南黑留道夫，這裏的官吏都非賄賂不可的，他懂得的。他說，那末最好，請你來吃夜飯，因為有個英國客人來，請他作陪客，那個犯人的事情，晚上準可給回答。

南黑留道夫又坐車到了郵局，在那裏他得着許多信件，裏面有一封掛號信，是衰列甯寄來的，信上是告訴他摩斯樂娃的案件，他忙注視那信紙上，看完了嘆了一口氣，放下了心，原來那訴呈宣告成功了。

這消息真是可喜的，他替摩斯樂娃希望的，都成功了。她是犯人的時候，和她結婚不過是一個空想，但現在就沒有碍事了。他也想到如果她答應跟西蒙生結婚，是好是壞，還是不可知的。他覺得最要緊的是先送給她一個好消息，就吩咐車夫一直趕到監獄那邊去。

但監獄的檢察官任他怎樣也不讓他進去，他只好回到旅館，寫給衰列甯和辯護人幾封信，就到省長家裏去吃夜飯。

省長家裏的晚餐，非常考究，使他重溫起以前的生活，覺得十分快活。吃完了，那個英國人要求參觀那有名的遣行監獄，省長就對南黑留道夫說：「巧極了，你們兩人正可以一道去。」於是就給了他們一張執照。

南黑留道夫就問那英國人打算幾時去，那英國人說馬上就去，趁他們不備，可以看出真正的狀況了。兩人就坐了車趕去。

那莊嚴的檢察官，現在是很服從地請兩位訪客進去，到了一間辦公室，他們有什麼事？南黑留道夫說要見摩斯樂娃，他便吩咐一個獄吏去帶她出來。隨後他再對待英國人，南黑留道夫在充當臨時翻譯，正在這個時候，辦公室的門開了，獄吏帶了摩斯樂娃進來，他就站起來去迎她，但看她仍然和以前那樣的冷淡，他就把好消息告訴她：

「你赦罪的命令下來了，只要等公文一到，你就可以出來。你打算在什麼地方去住，自己先選擇一下。」

她急忙接口上去：

「我有什麼可選擇的？西蒙生到什麼地方，我便跟他去。」

「真的！他不覺驚跳起來。」

「他要我親近他。我還再想什麼，我把這件事看做終身的快樂了……」他心中想道：「或許她已愛上了西蒙生，所以不願答允我；或許她是真心愛我，但怕妨害我的名譽，就嫁給西蒙生，斷了我的想念。」想到這裏，他便覺羞愧了，就問道：

「那末你愛他麼？」

「愛或不愛，這有什麼關係？我早把愛的心拋棄了。我知道你也是要生活的。」

這話正和他所想的一樣，失了她，不但使他含羞，而且難過，不覺說道：

「以前我真想不到！」

「你爲什麼要在這裏吃苦你的苦也吃得夠了，你給我出的力也太多了，

……她想說下去，已經顫不成聲了。

其實，她是真心愛他的，她的意思以爲如果和他結婚，便破壞他的一生；但她同西蒙生相處，就可以使他自由了。

但當分別的時候，他們都很難過，她緊握了他的手，疾忙掉轉頭離開辦公室了。

那時，一陣憂慮和難過充塞了他的心胸。

跟着那英國人，參觀監獄的各處，那種種的黑暗和罪惡，都是在他們的眼底。走到一個黑地洞，那檢察官說是墓地，牆上掛着一盞小燈，悽慘的燈光正照

着堆在牆角的行李和四個死屍，有一個尸體緊繫兩條小鬚子，向上擡着那寬大的鼻子和高出的額角，正是證明是刻里祖夫的尸體。在昨天他還看見刻里祖夫帶怒容的臉，今天就變成這個樣子，使他的心裏又難過了起來，就不等和英國人告別，就尋着自己的車子，回到旅館裏來。

回來以後，他不能入睡，獨自在室中踱着，心想他爲摩斯樂娃所做的事，雖然從此完了；但另一件，他近來親眼所見的種種罪惡，不但沒有做完，而且時時攪在他的心裏。

這一夜他沒有入睡。一個新生活啓示着他，使他在將來的新生活裏再去做他未完的工作。